

释义语的性质及其使用问题

王吉辉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释义语是用来帮助解释意义的一种手段与工具,它不是意义本身的内容。释义语的使用与否无关乎意义自身,也无关乎辞书的编撰质量。释义语得以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帮助社会来理解所释条目的意义。意义解释中,用不用释义语,这主要取决于辞书编撰的不同价值取向。释义语的使用须适得其所,须在一定条件下来使用。

关键词:释义语;性质;价值取向;使用;工具

中图分类号:H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1-0007-07

对同一条目同一意义的解释,有的辞书用上了释义语^①,比如“兼收并蓄”,《汉语大词典》^[1](以下简称《汉大》),用上了“指”:指把性质不同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有的则没有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以下简称《现汉7》)就直接释为“把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释义语使用上的类似差异^②在《现汉7》和《汉大》这两部工具书中,绝对不是一种偶发性的存在。下表1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表1

被释条目	《现汉7》	《汉大》
包饭	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	<u>指</u> 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 ^③
刍荛	指割草打柴的人。	割草采薪之人。
光宗耀祖	指为祖先、宗族增添光彩	为宗族争光,使祖先显耀
危在旦夕	指危险就在眼前。	危险就在眼前。
光秃秃	形容没有草木、树叶、毛发等盖着的样子。	空荡无物貌;裸露貌。
光怪陆离	形容现象奇异、景色繁杂。	①斑斓错杂。②离奇古怪。
刀光剑影	形容激烈的厮杀、搏斗或杀气腾腾的气势。	激烈的厮杀、搏斗或杀气腾腾的气势。

其实,不只是《现汉7》与《汉大》之间存在释义语使用上的歧异,收条规模相差不大的《现汉7》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3版^[3](以下简称《规范3》)之间亦不乏类似的情形存在。有关例子参见下表2。

表2

被释条目	《现汉7》	《规范3》
改邪归正	不再做坏事,走上正路。	从邪路回到正路上来。 <u>比喻</u> 由坏变好。
干瘪	(文辞等)内容贫乏,枯燥无味。	<u>比喻</u> 诗文内容空洞无物,语言枯燥乏味。
干瞪眼	形容在一旁着急而又无能为力。	面对某种不利的情况只是着急而毫无办法。
高人一等	比别人高出一等。	比一般人高出一个等次。形容超过一般人(多用于贬义)。
顾此失彼	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顾了这个,丢了那个。形容不能全面顾及,穷于应付。
钢镚儿	指金属辅币。	面值较小的金属硬币。
高徒	水平高的徒弟, <u>泛指</u> 有成就的学生。	水平高的徒弟;有成就的学生。
隔行	<u>指</u> 行业不相同。	不属于同一个行业。
够朋友	能尽朋友的情分。	指尽了朋友应尽的情义。

收稿日期:2019-09-10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2019年双一流经费项目支持/资助(91922172)

作者简介:王吉辉(1965—),男,江苏丹阳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①也有称此为“释义用语”或者“搭头语”的。

②对同一意义的解释,使用到的释义语的情形较为复杂。本文讨论仅限于释义语的有无使用上,至于使用中的其他情形则暂不涉及。

③在被释条目有多项意义的情况下,只列出释义语使用存在差异的那一项。下文同此。

不同辞书对释义语的不同处理想必会带出如下的一系列问题:意义解释中,释义语的使用是多用好还是少用或不用好?释义语的使用与否是否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所在条目“意义”解释的质量?释义语使用的多少是否会牵扯到辞书整体上的编撰质量?释义语在何种情况下才应该被激活出来使用?等等。为此,本文试图在弄清楚释义语根本性质的情况下,对上述诸问题逐一地作出分析。

二

词语的意义不完全等同于词语的意义解释。前者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词语还在,它们自身的意义也许会发生变化,但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更不会清零。而后者则是对词语内在意义的说明与揭示,是将它们的意义通过适当的方式展现于社会。

词语客观存在着的意义,由于种种原因而容易出现个体理解上的差异甚或错误,因此,需要专人或专门机构对它们的意义作出合乎社会一般理解的阐释,以便为社会不同人群的意义理解提供一个相对的“标准”和“规范”,进而为社会成员间交流与交流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性的保障。从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的角度来看,意义解释虽非必需,但也并非可有可无。国内外出版的各类尤其是语文类工具书,就都可以归于对词语的意义进行解释的这一类,——工具书中对收录条目内容的所有表述本质上都属于意义解释的范畴。比如,“已往的事”就是对“旧事”自身意义的一种解释;“眼睛里没有旁人,形容骄傲自大”即是对“目无余子”这一固定语的意义解释。

意义解释是对意义的说明与揭示,理想状态下,解释出来的内容应该完全等同于被释词语的意义,——这既是意义解释的初心,同时也是工具书编纂者们始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不过,受人们认知水平、用以解释的表达手段等等因素的影响,要想使解释出的内容完全等于意义本身,恐怕还一时很难做到或很难全部做到。尽管这样,编纂者们仍然试图力争完美,使解释出来的内容尽可能地接近意义自身。为此,他们在解释、揭示词语意义的过程中往往会辅以各种的手段与方法。

比如A,通过对词语来源的介绍来说明所在词语意义所以这样产生的缘由,从而达到帮助社会更全面、更深入理解意义的目的。试看(下例中划线部分都是词语来源的介绍):

【割席】:三国时管宁跟华歆同学,合坐一张席读书,后来管宁鄙视华歆的为人,把席割开分坐(见于《世说新语·德行》)。后世指跟朋友绝交。^①

【旧雨】:杜甫《秋述》:“卧病长安旅次,多雨,……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人就把“旧”和“雨”连用,借指老朋友。

【草木皆兵】:前秦苻坚领兵进攻东晋,进抵淝水流域,登寿春城瞭望,见晋军阵容严整,又远望八公山,把山上的草木都当成晋军,感到惊惧。后来用“草木皆兵”形容惊慌时疑神疑鬼。

【梁上君子】:汉代陈寔的家里,夜间来了一个窃贼,躲在屋梁上,陈寔把他叫作梁上君子(见于《后汉书·陈寔传》)。后来就用“梁上君子”做窃贼的代称。

再比如B,通过把词语所构成成分表层的字面意义完全解析出来的方式让社会感知表层意义与表达意义之间的关联,进而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意义。试看(下例中划线部分都是表层的字面意义):

【刻骨】:刻在骨头上,形容感念或仇恨很深,牢记不忘。

【刀俎】:刀和砧板,比喻宰割者或迫害者。

【倒悬】:头向下脚向上地悬挂着,比喻处于异常困苦、危急的境地。

【目空一切】: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形容骄傲自大,什么都看不起。

还比如C,借助为被释词语提供具体使用的例词或例句(见下例中的划线部分)的方式来帮助读者加深对相关意义的理解:

【良家】:清白人家:~妇女|~子弟。

【木头】:木材和木料的统称:一块~|一根~|~桌子。

【目下】:目前;眼下:~较忙,过几天再来看你。

【目不暇接】:形容东西太多,眼睛看不过来:春节期间,文艺节目多得令人~。

上述划线部分均出现于意义解释中,都是各相应被释词语意义解释中的组成部分,但却无法将它们看成相应被释词语“意义”中的内容。原因在于,划线部分不论其自身属于上述A、B和C中的哪一类型,无非都只是用来帮助说明、协助揭示“意义”内容所依凭的手段,性质上属于工具。

^①本文所有条目的释义,特别说明的除外,均摘录于《现汉7》。下同。

而工具与内容并无内在关联,更不可能将它们纳入进词语“意义”的范畴。比如,说起“割席”的意义,社会只会将它与“指跟朋友绝交”的内容联系起来,而不会将意义解释中的来源部分也一并理解成它的意义。“刀俎”的意义也只会理解为“比喻宰割者或迫害者”,而不会将其字面的“刀和砧板”也看成是其意义内容的一部分。至于意义解释中提供的例词例句等,它们实际上已经涉及词语的使用——其不属于所在条目“意义”中的内容就更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意义解释中还时常能见到用“比喻”“形容”“指”等等释义语来加以指说的情形。比如:

【**随风倒**】:比喻看哪一边势力大就跟着哪一边走,无主见。

【**一边倒**】:指完全倾向于对立双方中的一方。

【**一表人才**】:形容人相貌英俊,风度潇洒。

【**婚嫁**】:泛指男女婚事。

释义语使用所能起到的作用,本质上同于上述的A、B、C等所起的作用:“比喻”“泛指”通过指明意义的产生方式来帮助读者理解其意义;“形容”等通过指明其使用功能来帮助社会理解其意义^①;“指”通过提醒读者所释条目的意义与字面组合的意义之间存在差别的方式来帮助读者理解其意义^②;等等。这么看来,释义语何尝不也是一种工具、手段!如果说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只是,释义语与A、B、C等手段在帮助社会理解意义的“点”上不同而已,即,释义语对读者的帮助作用,不像用到的A、B和C等手段那样直接与明显:既不是通过摆明相互之间的联系状况的方式(A手段和B手段)来引导读者去理解意义,也不是借助提供具体例词例句的C手段来让读者去感知意义。

三

释义语在帮助社会理解所释词语“意义”上确实能起到作用,但须辨明的是,它们并不能凭此而就成为所释词语“意义”中的内容或内容中的一部分。“意义解释”中的内容是否属于某个词语的“意义”内容,需要依凭这些内容能否从被释词语中全部地或部分地找到足以支持它们存在的依据。这种依据可以是意义之间的直接联系,比如“国营”,“国家经营”这一内容就是它的意义,因为“国家经营”这一内容都能从“国营”中找到支持其存在的相应依据:“国”和“营”。再比如

“过细”,其意义解释的部分“十分仔细”实际上也就是它的“意义”,要知道,意义解释中的“十分”和“仔细”都能从构成所在词的成分中找到立足的依据,与这些成分存在着某种关联。除此之外,意义之间转弯抹角的联系则可以看作这类依据中的另一类。比如“丹青”的意义解释为“绘画”,它与“丹青”之间的关联需要拐着弯也才可以感知到,是通过“绘画”所用到的颜料“丹(红色)”和“青(青色)”借指而来;再比如“领袖”,其意义通常解释为“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最高领导人”,它的这一意义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联系是隐藏着的,需要借助比喻才能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勾连在一起:用衣服的最前端(“袖”)和衣服的最上端(“领”)来比喻“最高领导人”。

要是情况反之,所谓的意义部分不能从词语构成成分中找到依据,那么,这一“意义内容”是否属于该词语就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比如“过手”的意义解释是:经手办理(钱财等)。这其中的“经手办理”是可以与所在条目的组成成分挂起钩来,属于“意义”内容当没有争议,而解释中的“钱财等”,却无法找出与所在单位的任何联系,理论上,该部分内容就不应该属于“过手”的“意义”。^③再比如《现汉6》对“怪声怪气”的意义解释是:(说话、唱歌等)声音、语气或腔调古怪难听。只有其中的“声音、语气或腔调古怪难听”这一部分内容能与该单位组成成分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关联,至于当中的“说话、唱歌等”则不然,不应该被看做是其“意义”的部分。^④

比照这一思路来看,意义解释中时常用到的“比喻”“指”“形容”等,它们并不能与各所在单位的构成中的任何成分建立起联系。“过眼云烟”意义解释中的“比喻”(“比喻很快就消失的事物”),就看不出与“过眼云烟”当中的哪一个成分存在即便是丝毫的关联。同样地,“重霄”意义解释中的“指”(“指极高的天空”)、“如堕烟海”中的“形容”(“形容模糊,看不清楚”)等,也都不能

①进一步的内容可参看拙文《比喻与形容——有关词典释义语问题的探讨》(《语文辞书论集》(第11辑,待出))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②拙文《释义语“指”的功用分析》(《辞书研究》待刊)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讨论。

③《现汉6》在意义解释中,特地用括号将它们括出来,实际上也等于表明了这种态度。

④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不见得所有的词语的意义都能与其组成成分之间建立起明确清晰的关联,比如一些单音节的单纯词、附加式的合成词等等。

与各自对应着的词语成分建立起什么联系。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它们属于所在单位的“意义”,或是“意义”中的组成部分。

退一步来说,假如释义语都能算作词语“意义”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同一被释词语,仅在释义语不同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将它们认定为互有差别的两项不同的意义。比如“如臂使指”:

《现汉 5》:比喻指挥如意。

《现汉 6》:形容指挥如意。

仅仅因为释义语“比喻”“形容”使用的不同,就认为《现汉 5》的意义是不同于《现汉 6》的另一项意义,这样的结论怎么看都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也很难为社会所接受。经验和直觉告诉我们,《现汉 5》《现汉 6》对“如臂使指”认定的“意义”内容事实上没有任何改变,——都是“指挥如意”,改变的只是帮助意义理解的“点”不同罢了,而它其实与“意义”无关。

四

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释义语的使用与否无关乎被释条目“意义”自身的质量,不会导致词语“意义”理解上的不同,更不可能因为使用了释义语而成为了一项不同的“意义”,即便是使用明显不合理甚或错误的释义语,其对被释条目“意义”本身同样也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显然,释义语于意义解释而言并非必需。

据观察,国内外辞书在释义语的使用上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

国内辞书界编辑出版的语文类辞书有释义语使用的传统。我国最早出现的字典《说文解字》和词典《尔雅》中就有像“犹”“谓”“谓之”等等释义语。此后出版的辞书传承了这种传统,具体使用的释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如“比喻”“形容”等等新的形式。

虽然这样,但纵向比较来看,释义语的使用也在呈逐渐减少的趋势。拿《现汉 7》与《国语辞典》^[4]相比^①,释义语的使用,不论是数量上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减少、下降不少。《现汉 7》所用到的各种释义语在《国语辞典》中都能找到,但《国语辞典》用到的释义语《现汉 7》未必照单全收。下例中的一些释义语,从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来看,仅见于《国语辞典》:

【部伍】:犹言部队。

【雕琢】:刻镂,引申为修饰文词之义。

【病院】:即医院。

【屏息】:犹屏气。

【函授】:通信教授之谓。

【乐不可支】:极言其乐。

【脱帽】:表示服输之意。

【病夫】:谓病人。

释义语的使用频率更是如此,表 3 是收录在《国语辞典》和《现汉 7》“两”字头下共同条目的对比情况。

表 3

项目	《国语辞典》	《现汉 7》
两败俱伤	谓双方相争,同受损害。	争斗的双方都受到损失。
两边倒	谓宗旨无定,视两方面势力而倾向其强者。	形容动摇不定,缺乏坚定的立场和主张。
两便	①谓公私或彼此交便。 ②谓各自出钱。	①彼此方便(多用作套话)。 ②对双方或两件事都有好处。
两不找	谓货与值或货与货相抵无余。	买货时货价与所付货款相当或交换货物时价值相当,彼此不用找补。
两面光	谓两方面讨好。	指两方面讨好。
两面三刀	犹两面二舌。	指耍两面手法。
两难	谓进退俱成困难。	这样或那样都有困难。
两利	谓两方面皆便利。	两方面都得到便利或利益。
两可	谓不确定。	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两者都可以。 ②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两者都可能。
两口子	夫妇二人。	指夫妻俩。
两口儿	①即两口子。②指两个人。	两口子。
两讫	犹两清。	商业用语,指卖方已将货付清,买方已将款付清,交易手续已了。
两清	谓双方债权债务清结。	借贷或买卖双方账目已经结清。
两全	谓双方兼顾,皆无损害。	顾全两个方面。
两袖清风	旧称做官清廉而无余财。	指做官廉洁。
两世为人	遇灾祸几濒于死,幸而得免之谓。	指死里逃生,好像重到人世。
两小无猜	谓男女皆幼,彼此无嫌疑。	男女小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天真烂漫,没有猜疑。

^①《国语辞典》是《现汉》的蓝本,彼此具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纵向比较的结果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表3的17个被释条目中,双方都用到释义语的共6条:“两边倒”“两面光”“两面三刀”“两讫”“两袖清风”和“两世为人”。只有“两口子”一条,是《现汉7》而非《国语辞典》使用了释义语。其余各条,释义语的使用仅见于《国语辞典》。

世界上一些知名辞书,它们的意义解释中好像基本上都不会见到类似于“指”“比喻”“形容”等等的释义语^①。比如 aggressive,《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4版)^[5] 将其意义直接解释为 behaving in an angry, threatening way, as if you want to fight or attack someone; 再比如 embody,《韦氏高阶英语词典》^[6] 对意义的解释也如此:①to represent (something) in a clear and obvious way; to be a symbol or example of (something); ②to include (something) as a part or feature。即使对有着明显引申倾向的固定语的意义解释,也没有用上什么特别的释义语。比如 scratch your head(抓耳挠腮),《韦氏高阶英语词典》直接解释成:to be confused about something and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for it; 再比如 from hand to mouth(得过且过),《牛津现代英汉双解大词典》^[7] 直接解释为: satisfying only one's immediate needs because of lack of money。

国内编辑出版的汉英类辞书,英文的释义部分同样也不怎么会用到释义语。比如“搁浅”的“比喻事情遭到阻碍,不能前行”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8] 直接解释为 reach a deadlock,汉语中的释义语“比喻”在英文中没有得到体现;这样的情况亦见于“一表非凡”和“一臂之力”等,前者的“形容人的仪表出众,很不寻常”的意义与 be unlike the common run of men 直接对应,后者的“指其中的一部分力量或不大的力量”的意义则解释为 helping hand——两者汉语释义语中的“形容”和“指”都没有被翻译出来或者用英文中的相关词语来加以对应。

由以上而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国内外辞书界在释义语的使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两种倾向:海外辞书界,释义语基本上不怎么受待见;而在国内,释义语的使用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存在,尽管相较以往已有一定幅度的减少。

五

如前文所论,释义语的使用存在两种不同的

倾向。这两种倾向本身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分,释义语使用的多与少或者有与无,也都无关乎辞书自身的编撰质量。那么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辞书编撰者可以在释义语“用”与“不用”两种选择之间进行任意切换——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

在我们看来,释义语使用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其实都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透出的实际上是不同辞书编撰者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从服务社会的角度来看,释义语的使用与否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是否有助于社会对意义、对意义解释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该辞书对读者是否友好、是否有亲和力和等。如果辞书编撰主要关注被释条目的意义以及有关该被释条目的各种附加信息(比如是否是外来词语、是否是旧词语、语体状况怎么样等等)的揭示与展现等,那么意义解释中就会倾向于少用或者基本不用释义语;如果辞书编撰在关注被释条目上述诸内容的同时,还想要虑及社会的理解与服务,那么自然免不了会加入一些编撰者自己如何理解的内容,在意义解释中就会倾向于更积极地使用释义语。也即,意义解释中,最终是用还是不用释义语,这主要取决于辞书编撰者的不同价值取向。目前来看,西方辞书界选择了前者,而我们国内辞书界则选择了后者。在价值取向没有作出改变的情况下,要想改变在释义语使用上的态度几无可能。

不过须特别指出的是,即便选择使用释义语,也不是说,释义语的使用越多,意味着对社会的帮助作用就越大。逻辑上,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刚好提供了帮助,这种帮助所起到的作用才是切实和有价值的,受助者所接受到的益处也才最大;要是反之,不需要帮助而强行提供所谓的帮助,那么这种帮助所起到的作用就等于无,是一种典型的资源上的浪费,——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误导。换言之,释义语的使用最终还得看是否真正有需要,是否能真正起到“雪中送炭”式的作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往上堆砌释义语的做法并不应该得到提倡。

被释词语的意义如果能够直接从其构成成分的字面意义来获取或者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获

^①没有作过详细全面的调查统计,但从大致翻检过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4版)、《韦氏高阶英语词典》和《牛津现代英汉双解大词典》等情况来看,类似释义语的成分我们并没有发现。

取,这表明,该意义的理解并不存在什么困难,自然也无需借助其他的途径或者方法来寻求帮助。要是情况与之相反则表明,社会需要借助其他的某种手段或者方法来帮助理解。这就是说,释义语使用是否真正有需要,主要由被释词语构成成分形成的字面意义与其表达意义之间的联系状况来决定^①。

比如“唾余”,《现汉7》解释为“比喻别人的无足轻重的言论或意见”,其中的释义语“比喻”的使用就十分妥当,社会借助“比喻”的指引而能快速地在被释词语的构成成分与其所表达意义之间搭建起某种联系,从而帮助社会更好地理解它的意义。要是意义解释上去掉“比喻”而直接表达为“别人的无足轻重的言论或意见”,这定然会让社会觉得非常突兀,更可能会因为“唾余”中的“唾”“余”和表达的意义之间相差如此之大,甚至于会怀疑到意义的解释是否正确。“高堂”的字面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父母”之间,隔着很大的距离,用上“借指”倒非常恰当地为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戈壁”来源于音译,它字面上所谓的意义与其所指的意义之间,完全不存在任何的联系,这种情况下,意义解释上用上“指”,应该说还是十分熨帖的。释义语用得十分精准的情形,《现汉7》中相当不少。再比如:

【干城】:盾牌和城墙,比喻捍卫国家的将士。

【高枝_儿】:比喻高的职位或职位高的人。

【割肉】:比喻赔钱卖出(多用于证券交易)。

【刮目】:指彻底改变眼光。

【瓜期】:指任职期满换人接替的日期。

【挂彩】:指作战负伤流血。

【不惑】:指人四十岁。

当然,《现汉7》中也有些被释条目,意义解释中的释义语是否切实需要似可再议。以下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古训】: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可以作为准则

的话。

【股民】:指从事股票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告缺】:指物品、货物等出现短缺。

【叮咚】:形容玉石、金属等撞击或水滴落下的声音。

【瓜子脸】:指微长而窄,上部略圆,下部略尖的面庞。

【格杀勿论】:指把行凶、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不以杀人论罪。

【郎才女貌】:男的才华出众,女的姿容出色,形容男女双方非常相配。

以上这些“似可再议”情况的存在说明,在释义语的精准使用上,辞书界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Z].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6、7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12/2016.

[3]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14.

[4]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国语辞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

[5] 英国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4版)[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6] Merriam-Webster. 韦氏高阶英语词典[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7] Angus Stevenson, Maurice Waite. 牛津现代英汉双解大词典[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汉英双语)[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①有关字面意义与表达意义之间的分析可参看拙文《意义的双层性及其在成语惯用语划分中的具体运用》,《南开学报》,1998年第4期。

